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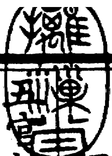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技 管子桓公曰何謂｜｜｜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

止怒去憂節樂 管子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莫若詩｜｜｜莫若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心之**

敬執管子先王之書｜｜｜｜也戴九履一據三持七五居中宮子華子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御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而｜｜｜｜而｜｜｜｜｜｜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大易立數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以之而｜｜也

連山呈形歸藏御氣見上往志往詁

往事慎子詩｜｜｜也書｜｜也春秋｜｜｜也治天下遺來世列子孔子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莊子｜｜｜｜｜｜｜｜｜聖人議而不辯先王之陳迹莊子夫六經｜｜｜｜｜｜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截六際而不絞鶡冠子原聖心之作｜｜｜｜｜注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詞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者言之凡鶡冠子｜｜｜｜｜也注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中聲所止荀子詩者｜｜之｜｜也鉛察之俞可好荀子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而｜｜｜也注鉛與沿同俞音愈詩書禮樂之歸荀子聖人

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道

經　荀子故｜｜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同心　荀子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也

誠比金石聲內宗廟　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可｜於｜｜其｜可｜於｜｜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荀子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焉｜｜｜｜焉

六者兼用而財制　淮南子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

之失砦丨丨丨聖人丨丨丨丨丨之**關雎興鳥**淮南子丨丨丨於丨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

居**諸儒金口而木舌**揚子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丨丨丨丨丨丨**升嶽浮海**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丨東丨而知眾山之峛施也況介丘乎丨滄丨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末也

無**眾言淆亂折諸聖**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丨丨丨則丨丨丨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在則人亡則書見上

應時而造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丨丨丨丨者損益可知也

渾渾灝灝噩

噩揚子虞夏之書||爾商書||爾周書||爾

五經為衆說郛揚子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郛||||||之||||

惟五經為辯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鶵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其人若存見上

支離為簡易揚子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益其所以||||也注司馬光曰支離猶扶疏繁多之貌

道義淵海抱朴子正經為||之||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文中子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乎

周孔之道神之所為文中子卓哉|||

|其||||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家備六經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

綱五常自可出也

徵聖經而詰眾傳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棄經任傳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而｜｜用以乘時文中子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注文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智之鄉動之序見上時之相生旁行而不流文中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守者可與存義矣趨時有六動文中子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文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居家不暫捨周禮文中子子｜｜｜｜｜｜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敵於天命文中子周禮其｜｜｜｜乎君子終身不違禮文中子子謂賓戚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斷物和德制法窮理文中子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全而後及也書以｜｜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知命而後及也辯事正性制行和德舉往知來文中子書以｜｜詩以｜｜禮以｜｜樂以｜｜春秋以｜｜元經以｜｜易以｜｜先王之蘊盡矣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晉侯使行人問馬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

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聳善抑惡 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而｜｜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道廣顯德 國語教之詩而為之｜｜｜｜以耀明其志

德義府 國語先王之法志｜｜之｜也

四始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合韶武雅頌之音 見上

據魯親周殷

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故｜｜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注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授業作孝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之｜｜｜｜商瞿傳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受尚書伏生所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

推見至隱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史記儒林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山東大師 史記儒林傳諸｜｜｜無不涉尚書以教

古文今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尚書而安國以｜｜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古文漢書藝文志作古字

逸書 見上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萬物散聚皆在春秋 見上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 史記太史公自序｜｜｜｜｜｜｜｜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

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見上述文興業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丨丨弟子丨丨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講五經同異漢書宣帝紀詔諸儒丨丨丨丨丨丨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制稱決焉親臨制稱決見上實

真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虛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丨其丨雒書本文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丨丨丨丨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河圖雒書相

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見上舉往明來漢書五行志春秋之道｜｜以｜｜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雷出豫入歸妹漢書五行志於易｜以二月｜其卦曰｜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其卦曰｜｜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

貌言視聽以心爲主雨旱寒奧以風爲本漢書五行志｜｜｜｜｜｜｜｜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亦｜｜｜｜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

壁藏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之

毛公學漢書藝文志又有｜｜之｜自謂子夏所傳

不獨在竹帛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

者以其諷誦丨丨丨丨丨故也丨出魯淹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丨於丨丨丨注蘇林曰里名也

三十而五經立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丨丨丨丨丨丨也

元王詩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丨丨丨

講論石渠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丨丨五經於丨丨注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

詩始萌牙漢書楚元王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丨丨丨丨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丨

之非俗吏所及漢書兒寬傳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聖賢發憤所為作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氏｜｜｜｜之｜｜｜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朱雲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用尚書授太后漢書夏侯勝傳光以為群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顓門名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

左右采獲 見上

五際 漢書翼奉傳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五經六緯 漢書李尋傳｜｜｜｜尊術顯士注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萬事畢載 漢書東平王宇傳五經聖人所制｜｜靡不｜｜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諷誦足以正身虞意注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匡說詩解人頤 漢書匡衡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

供資用尤精力過絶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說有師道 漢書匡衡傳望之奏衡經學精習｜｜｜｜可觀覽

永永不易之道 漢書匡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聖人言行之要 見上

六學 漢書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樸學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

百兩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后氏曲臺 漢書儒林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說｜｜

支葉藩滋 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發藻儒林 漢書敘傳董生下帷｜｜｜｜

徵學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蓋三代導人敎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尊嚴道藝也

選高才生受學 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

異義馬

甘雨滿缶 後漢書魯恭傳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丨丨丨我之丨誠來有我而吉矣

家法學者日盛 後漢書魯恭傳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丨丨丨丨丨丨

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後漢書魯丕傳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別自名學 後漢

書伏湛傳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

古學 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漆書古文尚書 見上

一為過再為涉 後漢書趙典傳於易｜｜｜｜｜三而弗改滅其頂凶

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後漢書桓譚傳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

樊侯學 後漢書樊儵傳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教授門徒前後三

千餘人

慶氏禮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持｜｜｜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廼名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山東無足問廼西入關上見

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康成乃｜｜｜｜｜｜｜｜休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經傳洽孰
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識
其繁至於｜｜｜｜號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言左氏者
多祖於興
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
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世｜｜｜｜｜｜｜｜而賈逵
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鄭賈之學
見上
避恭羌
後漢
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
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
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
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知
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
以｜｜｜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孤學少與
後漢書陳
元傳詣立
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
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

左氏｜｜｜｜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其相殊絕固以甚遠

五家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穀梁之說注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

劉為堯後左氏獨有明文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氏｜｜｜者而｜｜｜｜｜｜按左傳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源本劉累揷註此辭將以媚於世也

得生幾晚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名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按桓郁父子為太常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後漢書徐防傳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

橋君學 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

||||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

名曰｜｜｜｜注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三家尚書見上

精博後漢書馬融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既｜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書冊於碑刻立太學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使工鐫｜｜｜於｜｜｜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正定六經文字見上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

獸則壯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

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悅此詩書弦琴樂古

後漢書鍾皓傳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

裁定聖典刋正碑

文

後漢書盧植傳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顧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石經見上

各有

傳記共相表裏 見上

說經鏗鏗楊子行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兆為之語曰｜｜｜｜｜｜｜

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解經不窮戴侍中 見上

善得風雅之旨 後漢書衛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於今傳於世

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後漢書井丹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

丨為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丨古文篆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善易者不論易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丨丨丨丨丨丨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

九事皆明見上

月常一遍魏志賈逵傳注魏略曰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丨丨丨丨

指掌畫地舉手可采蜀志許慈傳魏郡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吳志程秉傳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凡三萬餘言

擅一晉書杜預傳論春秋

有五而獨丨其丨言寡而旨暢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行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行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丨丨丨丨丨行乃歎服焉

申暢疑滯晉書庾峻傳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丨丨丨丨對答詳悉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晉書庾峻傳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助論風雅正變之義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之

左氏自是一家書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丨丨辭義贍富丨丨丨丨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於文

為儉通經為長見上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晉書王湛傳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皆濟所未聞

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晉書荀崧傳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

作春秋調人晉書劉兆傳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擧其長短以通之

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宋書關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問禮三義宋書周續之傳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

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丨續之丨起徵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丨丨丨辨析精與稱為該通

戲緜姬經 齊書樂志丨丨丨惟則丨丨式序

乾健震動 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丨丨丨丨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

張子布更覺非奇 齊書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 齊書張緒傳緒長於周易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游心爻繫 齊書張緒傳贊思曼廉靜自絕風埃丨丨丨丨物允清才

同以象數為宗 齊書陸澄傳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

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爲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氏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識能言深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王鄭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王鄭兩立逮顔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大振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貴妙不可棄

拜五經

臧齊書

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

緒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斂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

|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尚書美句

梁書柳惲傳少有偃字彦游年十二引見詔問

請何書對曰丨丨又曰有何丨丨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致太平龍鳳之瑞**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丨丨丨丨丨丨

合三十事以上之梁書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敎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君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旦領師說晚而覆講梁書許懋傳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丨丨丨

｜｜｜｜｜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

知平叔短 梁書伏曼容傳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有所｜按平叔晏字

檀弓言物始 梁書何氏傳｜｜｜兩卷皆｜｜｜

精杜學 梁書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

周官一書羣經源本 梁書沈峻傳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實為｜｜｜｜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事逾三古人更七聖 陳書周宏正啟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丨丨丨丨丨丨丨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歳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元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本付戚生 陳書戚袞傳就國子博士宋懐方質儀禮義懐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

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宏正

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正論題宏正乃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宏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宏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宏正謂人曰吾每登座｜｜｜｜｜｜｜｜｜

巾箱五經 南史齊宗室鈞傳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手寫不忘 見上

通十經 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寗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寗受業居學數年｜五經五緯號曰｜｜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按宋書作五經并緯候

疑獄以經義量決 魏書太武帝紀詔諸有｜｜｜皆付中書｜｜｜｜｜

標明綱格統括大歸 魏書封軌

傳軌字廣度沈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巴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吾所弗如者多矣

發起隱漏魏書封偉伯傳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與馬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

可補王者神智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以｜｜｜｜｜

敦心六經魏書高允傳茂祖梵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翫易體復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戢翼九皐聲溢宇宙按吾子指高允言

羣雖鋒起無廢談笑

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
｜｜｜｜｜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

劉石經　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

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

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頓祛平生之惑**見上**五常之道相須而備**魏書常爽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習性文身見上**別構戶牖**魏書張吾貴傳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義例無窮皆**

多新異見上**孝經一卷人行之本**周書長孫澄傳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周書呂思禮傳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多門戶**周書樊深傳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仁義陶鈞道德橐籥**隋書經籍志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

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ㄧㄧ之ㄧㄧ誠ㄧㄧ之ㄧㄧ也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五經庫

隋書房暉遠傳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宏每稱為ㄧㄧㄧ

天然獨得

隋書楊伯醜傳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與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故論者以為ㄧㄧㄧㄧ非常人所及

也著五經異同評北史張湛傳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十卷爲儒者所稱按鳳湛曾姪孫駮妄釋謬北史李崇祖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崇祖申明服氏名曰｜｜足以事父兄爲臣子舊唐書高宗紀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矣頒五經正義依此考試舊唐書高宗紀三月壬子朔｜孔穎達｜｜｜｜於天下每年明經令｜｜｜｜｜口試舊唐書明皇紀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內外八品以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聞薦考前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舊唐書孔

頡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
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
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
||||||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敬先聖言

舊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
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
|之|豈
憚如此

八出

舊唐書高郢傳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
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爲圖合||
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
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大經中經小經

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授國子司業以五經六
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
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
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
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今請以禮
記左傳爲||周禮毛詩爲||尚書周易爲||各

置博士一員

備陳五孝 舊唐書趙宏智傳高宗令宏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鴻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宏智演暢微言丨丨丨丨學士等難問相繼宏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觀然孝之為德被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道之為大也顧謂宏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宏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

紙上語皆先誦得 舊唐書徐文遠傳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日閲書於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荅曰觀其所說悉是丨丨丨耳僕丨丨已丨丨之至於奧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

發揚風雅 舊唐書蓋文達傳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

公之子時以文懿為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甚得詩人之致抉文懿文達宗人

九經庫　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

五經指南　舊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魏知古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之｜｜也

以無逸為元龜　舊唐書崔植傳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明皇聲名最盛歷年久長何道而然植對曰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

嘉言要道　舊唐書崔郾傳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

六經菁華人倫

之本舊唐書薛放傳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丨丨之丨丨孝經者丨丨丨丨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明皇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

經義雅言啓導性靈舊唐書韋處厚傳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

請與孔鄭並行唐書崔仁師傳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丨丨丨丨丨仁師以元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

卒學虎門館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丨丨丨丨

條分節

解唐書崔義元傳義元有章句學先儒疑擿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

條舉始末無留語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責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請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唐書韋表微傳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又

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訛其違**易聖**唐書衛大經傳大經邃於易人謂之｜｜**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唐書顏師古傳帝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證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譔五經義贊詔改為正義**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義訓凡百餘篇號｜｜｜｜｜｜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五難**唐書元行沖傳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漢孔安國注古文尚

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冐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還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劭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

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如觀**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讐矣五也

山水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從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經純傳駁金史移剌履傳贊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歟

學**廉孟子**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由是知名

如探淵海元史吳澄傳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遂執子弟禮終其身

奉天而法古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道｜｜｜｜｜

善復古譏易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於世事也｜｜｜｜｜｜

先質後文右志左物董仲舒春秋繁露然則春秋之序道

也｜｜而｜｜｜
｜而｜｜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不可不察也

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

董仲舒春秋繁露｜｜｜｜｜｜｜｜｜｜｜｜｜｜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

多連博貫

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之見一空而｜｜之則天下盡矣

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

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

易明

於陰陽書長於五行之類互勝相代生桓寛鹽鐵論大夫曰文學言剛柔｜｜｜｜｜｜

｜｜國鑑劉向説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之｜也

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劉向説苑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按洪範五福一曰壽言以富為始者本

説苑甘棠見宗廟之敬劉向説苑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敎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也

困於宋撰中庸

孔叢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仍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之書四十九篇

七大義

孔叢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

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
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
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
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
者則書之｜｜與矣

遠而不濶近而不迫

孔叢孔子曰書之於事也｜｜｜｜｜｜｜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

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孔叢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
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
而｜｜｜｜｜｜者其唯洪範乎

時書

魏伯陽參同契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
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
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
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付量無兆
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

五經皆庶幾之才

王充

論衡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

天口聖譯

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為｜｜｜賢人為｜｜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言有楚夏

荀悅申鑒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麗滅｜｜｜｜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北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

荀悅漢紀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典籍益彰矣

羣聖相因

徐幹中論故六籍者｜｜｜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善變善攝

徐幹中論故書舉穆公之誓｜｜｜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也

後定 王粲英雄記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

爾雅非周公之制 葛洪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明矣

三闕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諜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經神學海 見上

經苑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典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

五篇行代 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惟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

天下正法 宋祁筆記春秋者｜｜之｜｜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

寫物態慰人情 宋祁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晁迥晁氏客話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白｜｜｜｜｜｜｜｜｜｜

老子知體孟子知用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訓解

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若人不知耳屋下益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

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為｜易之｜以｜｜為｜易之｜**皎如日星**邵博聞見後錄春秋大義

數十｜｜｜｜不容遺亡**卦影**邵博聞見後錄今世俗謂｜｜者亦易之象學也**以星數證**

物數學齋佔畢篡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而｜｜｜精且切矣

中孚復起於甲子學齋佔畢蔡或者又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晝一年之數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中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耳益由揚雄作太玄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

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兑下小過震

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卑高以陳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 學齋佔畢纂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拖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六|敷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繫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易重一觔 學齋佔畢纂昔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荅曰||||||益謂一觔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

乾坤下

六卦皆有坎 羅大經鶴林玉露洪容齋云易||之| |||||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文學部二

史學

左氏品藻太史實録 揚子或問周官曰立事｜｜曰｜｜｜｜遷曰｜｜六代之得失明 文中子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矣注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此｜｜｜｜｜｜｜｜｜｜｜也故聖人分焉｜

遷固而下述作紛紛

文中子吾視｜｜｜｜｜｜｜何其｜｜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無苟作

文中子繁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也

依大義而削異端

文中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記繁志寡

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而｜｜

辯道耀文

文中子古之史也｜｜今之史也｜｜

十紀

史記三皇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台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疑則傳疑

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紀尚矣自殷以前諸侯

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蓋其慎也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歴譜諜終始五徳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黄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見上

盛衰大指著於篇 史記十二諸侯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説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歴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

諸侯史記 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

可頗采者何必上古**史記獨藏周室**見上**述陶唐至麟止**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以來｜於｜｜自黃帝始**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項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上下數千載閒斯以勤矣**唐虞以前其語不經**見上**采經摭傳分散數家**見上**綜其**

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 漢書敘傳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長樂宮注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宜令史官著|||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 後漢書北海王興傳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傅毅等皆宗事之按復興子

留

後漢書馬嚴傳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

仁壽闥定建武注記

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而｜｜｜｜

斟酌前史譏正得失

辨而不華

質而不野

後漢書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絶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

善述序事理｜｜｜｜｜｜｜｜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平易正直

後漢書班彪傳傳曰殺史見極｜｜｜｜春秋之義也按殺去聲

聖人耳目

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之｜｜也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

後漢書班彪傳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

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燦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不激詭不抑抗見上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見上著漢官禮儀故事後漢書應劭傳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中漢輯序見上漢紀論辨多美後漢書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三十篇詞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致有典要魏志荀彧傳注張蟠漢紀曰悅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其書大行於世按悅或從父兄也因事以明臧否見上洞紀吳志韋曜傳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未

若陳壽實録晉書王沉傳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之｜｜也徧觀祕籍遂就其緒晉書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録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録之風藏之祕府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見上固不如遷晉書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

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毁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良史才晉書陳壽傳撰魏吴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之｜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當以晉書相付見上

文艶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願垂採録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後代佳史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輙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丨丨丨丨

粗立條流 宋書謝靈運傳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丨丨丨丨書竟不就

博贍不及整理未必愧 宋書范曄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丨丨可丨丨丨之丨丨丨丨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
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
為梁其大略耳**無一字空設**見上**隨國立篇**宋書謝莊傳分左氏經傳||||製木
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魏以武命國志晉以**
宣啓陽秋宋書徐爰傳||||||||||||||丨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述**
一代盛典宋書自序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
蹐硯汗無厝**史功**齊書檀超傳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
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衣服依蔡
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

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起｜｜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

袁粲自是宋家忠臣 齊書王智深傳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諱惡之義見上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齊書王智深傳敕智深撰宋紀召見

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
|||||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召見智深璿明殿

令拜表奏上

悉朝儀故事 梁書江淹傳淹好學尤|||||撰江左遺典三十卷

葫蘆中漢書 梁書蕭琛傳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賫一||||有|||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暗寫無遺脫 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還之略|||

彌綸首尾勒成一代 梁書裴子野傳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

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

皮裹晉書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

通史 梁書蕭子顯傳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馬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比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

聖製符同復在茲日 見上

古本漢書 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劒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

儀注之學 梁書許懋傳允曉故事稱為||||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

方之壺遂 梁書諸葛璩傳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

開此一書分為六意 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

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襃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為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陜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後嗣主

孔獨誦 南史孔休源傳武帝嘗問吏部尚書

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為｜｜｜

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魏書崔浩傳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按斤奚斤

揚於王廷之言

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徽而顧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

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爲然

壽貽亮非爲失實見上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魏書高允傳詔允與司徒崔浩造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者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

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

顧直筆東觀 北齊書魏收傳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丨得丨丨丨丨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

以蕭包為宗匠 隋書包愷傳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丨丨丨丨二人丨丨丨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按蕭該

漢聖 隋書劉臻傳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丨丨

小說短書 北史序傳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丨丨丨丨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

止資一手 北史序傳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丨丨丨丨故淹時序迄今方就

務存簡正 舊唐書魏徵傳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

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

舊唐書趙憬傳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璹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起居

蔣氏日歷

舊唐書蔣仲傳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伸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士族靡不為家藏焉

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

舊唐書柳登傳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

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四十卷｜｜｜｜｜｜｜｜｜｜｜

緯人倫經世道

舊唐書沈傳師傳奏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而｜｜｜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

舊唐書李大亮傳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李淳風三志最可觀採

舊唐書房元齡傳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

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

御撰

見上

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五不可

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

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勤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

獄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刋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劉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刋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

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三長 舊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丨丨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譙周陳壽之流 舊唐書韋述傳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圖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

士以爲｜｜｜｜｜｜**廣國史闕** 唐書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録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之｜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

卒父業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

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 唐書李延

壽傳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刋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醸辭｜｜｜｜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唐書于休烈傳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埶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爇皆盡請下御史臺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凡數月止獲一

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史官
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兼制生死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
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槀
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
能制生人|||||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
也通覽羣史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
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
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譏評今
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
古唐書劉知幾傳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
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為史氏者宜置此座
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右見上自比揚雄者四唐書劉知幾傳又嘗||||
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惡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

期以述者自名 見上

簡核 唐書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録兢叙事丨丨號良史

世謂今董狐 唐書吳兢傳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丨丨丨丨云

省天后紀合中宗紀 唐書沈既濟傳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

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
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
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
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寳於誼無名
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
矣今以周廁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
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
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
命事時孝惠已殁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
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
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
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
敢廢也請｜｜｜｜｜｜｜｜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
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
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
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

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
猶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
埶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左丘明班孟堅忠
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臣 唐書顔師古傳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
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顔秘書爲｜｜｜

｜｜內廷日歷 宋史李穀傳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以史事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
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
士編記言動爲｜｜｜｜以付史官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 宋史孫甫傳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
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也

經緯治亂 宋史張貽傳未冠徧讀九
經盡通其義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
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

｜非史不可

文直事詳　宋史李清臣傳名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

人以為不滅史漢

唐鑑公　宋史范祖禹傳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云

寧負鄉人　宋史袁樞傳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朱墨書　宋史范冲傳冲之修神宗實録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

何幸得此家作傳　金史韓玉傳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耶

搆亭著述名曰野史　金史元德明傳子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

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戸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丨丨於家丨丨其上因丨丨丨丨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

中州集見上

萬世公論元史仁宗記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丨丨丨丨

一覽而得離合之槩元史姚燧傳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丨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

年經國緯見上

修史以用人為本用人以心術為本元史揭傒斯傳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丨丨丨何為本曰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之道又當｜
｜｜｜｜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
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
由是毅然以
筆削自任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見上
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荀悅申鑒古者天
子諸侯有事必告
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
｜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
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
以輔
法敎
以副本書以為要記
荀悅漢紀昔在上聖唯建皇
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
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
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

志馬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馬

立典有五志見上

朝夕烏顔氏家訓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

班固譏遷論甚不憸沈括補筆談班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以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



正還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論說皆有所指不徒為之丨丨乃丨丨是非頗謬於聖賢丨丨丨丨

都廳閑話

郤伯溫聞見前錄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丨丨丨丨者諸公所著也

瘞藁

張邦基墨庄漫錄濠州州宅舍桃閣下因斷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閣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梁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丨丨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柱